沒有收信人的掛號信(上)　文\海青

追在妳的青春早凋之後，趕在我的年華未褪之前，就在今日，我終於動筆，寫最後一封信給妳，好為彼此的友誼，作最後的憑弔。只是這憑弔，像是一場沒有終點的賽程，我注定要苦苦在後，追趕著善跑的妳，沒有棄權退出的權利，直到我的年華也凋零……。

起筆之初，望著紙張，彷彿望著妳沉睡不醒的蒼白容顏，我便預見了，這是一封我永遠寄不出、妳永遠收不到的信。紙張空白，而妳氣若游絲地告訴我，妳沒什麼好說的……。

但我有滿腔的話要說。於是，寫了又寫，刪改再三，逼得自己欲泣無淚，欲語無言，永遠打不上一個最終的句點。彷彿是妳的主意，要我寫一封永遠也寫不完的信，我便永遠也放不下這一份惦念。

實際上，妳走得真急，連隻字片語也不及留下；我才知，生命原是一朵流雲，沒有自性，妳是被疾風吹到高高遠遠的天邊了。只是，流雲可以瀟灑來去，而眼見妳飄逝的我，如何能不呼喚著妳轉身歸來、吶喊著追問妳的去處？

如今，一段時日過去了，總算有些明白，妳是到了天上、飛向天涯，我呢，則是行在人間、待在海角。也好，再沒有一段距離，比我們的距離更遠，或更近了——形軀不再相見，情誼卻如影隨形。

妳走了的頭兩年，沒有一天未曾將妳想起；或者該說，並無想與不想的分別，因為共有的回憶我無從遺忘。翻開回憶飽和的相簿，彼此笑靨依舊鮮明，只是，流失了昔日鈴響般的歡笑聲，致使我望著它們時，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呼吸……。

雖然，「妳不再出現在世界的任一角落」這一令人傷感的意念，自妳逝去那刻起，已深植我心；但每當思緒乘時光之舟回到過往，乘載我的，卻已非洶湧的悲傷狂潮，而是平靜無波的涓涓長河，蕩漾著圈圈漣漪，倒映著幕幕年少的回憶。

於是，不得不承認，時間確實是個無所不能的魔術師，它最拿手的把戲無疑是「遺忘」。遺忘過後再度回想，人們縱然對自己的竟然遺忘稍感驚駭，卻也同時發現，若少了遺忘的本事，行走在時間裡的我們，必定為過去與現在相互撕扯而活得更為不堪了。

因而，於今驀然回首，才真正釋然於妳的遠去，恍然這一路的緣起緣滅，更發覺是因為妳的離去，才帶給我一個心靈轉變的契機。

此刻的我，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。原以為淚水早已流盡，卻總在想起共度的青澀年華時，任淚奪眶。但我絲毫不為自己的淚流感到困擾，因為淚水說明了我的心尚未離妳，及一份年少純真太遠。

只是，偶爾也會揶揄自己的一廂情願。因為，事實上，人間世裡沒有什麼是永不消逝、遠離的，一如我已離妳、離年少好遠。而人生這一條路，我走得多遠，離妳也就多遠；因妳早不再能走，不再與我同行 。

或許，待垂垂老矣，在某一和煦午后的光塵裡，我屈身搖椅裡晃呀晃，一瞬間，會見著妳的身影朝我行來，越見清晰；因我們各自行走的叉路，將在不遠的前方交接，那時便是我們重逢的時刻。

但，與妳的家人至八里探望妳的如今、下禮拜二是妳未及度過的二十四歲生日的如今，「重逢的時刻」這幾個字眼，是何等地遙不可及？不過更加削弱我現今存在的立場罷了！

妳走後，我的日子變靜了。是為了哀悼，亦是因為傷悲而不能、不想言語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看在妳眼裡吧！

由電話裡得知噩耗時，原本打算邀妳相聚的我，驚愕之餘方才意會——此刻迴響耳際的，是話筒彼端傳來的超渡誦經聲。剎那之間，腦子裡空茫有如荒蕪的極地，喪失任何語言應對的能力，不知所措地丟下話筒後，便奔回房裡嚎啕大哭，卻又想起妳大姊的叮嚀，「哭泣會牽絆逝者的往生」；只好摀著嘴、告訴自己，「不可能、不可能，這一定只是個玩笑，一個惡劣的玩笑……」。

難道，這一個禮拜以來，心中惦得緊卻幾次找不著妳，竟是妳在提醒我，彼此友誼的塵緣已盡了嗎？「不是玩笑，是事實啊！」就算天崩地裂也不會比這噩耗來得駭人！我摀著淚眼、摀著心，腦子裡幾千萬個念頭都是「怎麼可能？誰騙我！告訴我為什麼？妳別鬧了，回來吧！我最好的朋友！這是哪門子的玩笑和騙局？誰住手吧！」。

試圖做些什麼阻止淚水決堤，因為不相信這是事實，然而，舉目所及的一切，看來如此虛假與可恨；窗外下課人們的喧嘩傳入耳裡，我心底卻是一片窒人的死寂，似乎全世界的晦黯都向我襲來，只有哭泣是真實的，什麼都是假的。

想跑進人群裡，捉住隨便一個陌生的面孔，誰都行，問他為什麼？但我最終哪裡也沒有去，因我明白，去、不去哪裡，都是一樣的。如今，做什麼也沒用，連哭泣對逝去的妳亦是傷害。

那夜，哭著發怔至天明。望著東方漸白的晨空，不明白陽光何以依舊閃耀？雀鳥何以猶在枝頭上愉悅地鳴唱？平日裡的寧靜與幸福，此刻全成了可恨可笑的諷刺。為何不雷聲大作、下雨颳風都好，就是不要無事般地寧靜著！恨自己還是自己，還得去交一門課的報告！哪裡有什麼意義呢？區區二學分於人生有何份量可言？世界如何都沒所謂了，世界關乎我什麼呢？

然而，雖妳已不是妳，我卻還得是我自己，誰也無從選擇。

胡亂地應付了學期末的日子之後，在暑假的首日，悽然前赴妳的喪禮暨冥婚婚禮；而我，並非妳的伴娘。

當走向街道對岸因暑氣蒸騰而顯扭曲的第一殯儀館時，酷熱逼得剎那暈眩的我，懷疑起自己步伐邁去的方向；竟天真地期盼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場玩笑，而妳將如昔完好地，穿著那襲妳最愛的粉紅連身長裙，站在我的面前，一如最後一次見妳時一般；妳笑得不可自支，並頑皮地告訴我：「這只是一場玩笑」。

但我深心其實明白，這只是我自己的白日夢；真實世界裡的妳已先我渡船而去，到了生之彼岸，不會再回來……。

簡陋的婚禮禮堂內，由電腦合成的結婚照上，新郎戚然的面容旁，是妳詭異的笑臉

；愛面子的妳，正不滿這婚禮的排場而癟嘴吧！但我不忍再注視妳，因我已鼻酸了……。

可知不滿的何只是妳？妳可曾想過妳父母心中的不堪？對他們來說，喜事卻是喪事、親家卻也是仇家的諷刺，足叫他們的心一輩子都隱隱作痛啊！何奈這他們眼中最壞的決定，對雙方、對妳來說，卻也是最好的決定。